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哲理故事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故事会®

哲理故事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理故事/何承伟主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7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ISBN 7-5321-1733-2

I. 哲... II. 何...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12186号

丛 书 名: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书 名: 哲理故事

编 者: 《故事会》编辑部

出 品 人: 何承伟

责任编辑: 鲍 放

装帧设计: 王 伟

责任督印: 张 凯

出 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发 行: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21-54667902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印 刷: 上海复旦四维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07年11月第3版第1次印刷

规 格: 770×960 32开 印张5

书 号: ISBN 7-5321-1733-2/I·1401

定 价: 5.00元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 021-65115111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STORIES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128)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1-54667910

编者的话

《故事会》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

改革开放以来，她始终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清新明快的节奏，生动活泼的风格，亦庄亦谐的美感，赢得了海内外数千万读者的喜爱。

无数事实、经验和理性已经证明：好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而以我们之见，所谓好故事，在内容上讲述的应是做人与处世的道理，在形式上也应听得进、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而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她的本质特征和艺术光彩。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好故事，阅读好故事，欣赏好故事，珍藏好故事，传播好故事，我们特编选了一套“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以飨之。其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

- 一、在《故事会》杂志上发表的作品。
 - 二、有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
 - 三、有恒久的趣味，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迪作用。
- 愿好故事伴随你的一生！

《故事会》编辑部

目 录

两难选择

希腊老师的辩术	2
大胡子	4
鉴赏家的选择	6
聪明反被聪明误	10

思维突破

紧急呼救	14
河房纠纷	16
顿悟	19
寿棺之谜	21
五分钱的交易	25
傻瓜的天堂	27

祸福相倚

尤子健避祸	33
奇骗	35
菩萨也拣软的欺	38
恶咒	41

知人之明

唐太宗和宇文士及	47
一杯清水	49
四个男子和一个木箱	52
诚实的秤	55
给自己脸上抹黑的人	58
吃黄鱼	61
真假水心	65

事有例外

赌运	69
流动的铁牛	72
歪打	76
打缸	79

人无完人

棋盘石得道	82
可悲的算计	88
仙人凡心	93
绝妙的说服法	97

学无止境

岳飞相马	101
康熙慎旨	105
难人的逻辑	107
两亲家比富	110

相反相成

攒钱	114
时运	117
师徒打官司	120

有的放矢

以骂治病	123
砒霜育儿	126
观袍看相	129
牛经理忘了春天	134

因人制宜

少林寺僧	140
五先生动戒板	143
摇钱树	147

两难选择

选择不可能尽善尽美,难免遗憾或痛苦,可它是人生宝贵的财富。





希腊老师 的辩术

有一天，两个学生去请教他们的希腊老师。问道：“老师，究竟什么叫诡辩呢？”

老师望望两个学生，想了一会，说：“有两个人到我这里做客，一个很爱干净，一个很脏。我请两个人洗澡，你们想想，他们两人中谁会洗呢？”

学生脱口而出：“那不用说，当然是那个脏的。”

老师连连摇头说：“不对，是干净的去洗，因为他养成了爱清洁的习惯；而脏人却不当一回事，根本不想洗。你们再想想看，是谁洗澡了呢？”

学生连忙改口：“爱干净的！”

“不对，是脏人，因为他需要洗澡。”老师反驳后再次问学生，

“这么看来，是谁洗澡了呢？”

“脏人！”学生只好又改回开始的答案。

“又错了，当然是两个都洗了。”老师说，“干净的有洗澡的习惯，脏人有洗澡的必要。怎么样，到底谁洗了呢？”

学生眨巴着眼睛，犹豫不决地说：“那看来就是两人都洗了。”

“又错了。”老师笑道，“两个都没有洗。因为脏人不爱洗澡，而干净人不需要洗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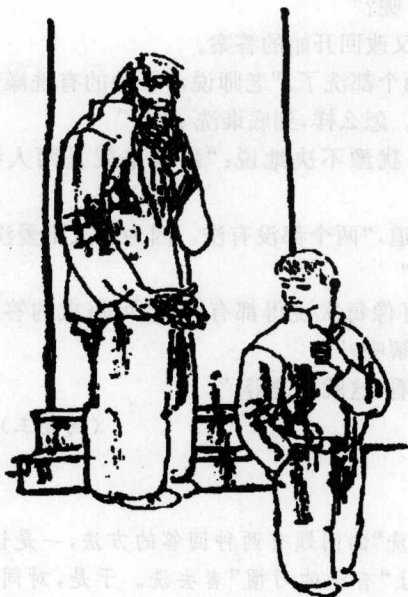
“那……老师，你好像每次说得都有道理，可每次的答案都不一样，我们该怎么理解呢？”

“这很简单。你们看，这就是诡辩。”

（何金玉）

哲学先生评曰：

希腊老师对“谁去洗”的问题有两种回答的方法，一是让“需要洗”的人去洗，一是让“有洗的习惯”者去洗。于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任何一种回答，他都可以任意地肯定或否定。这确是一种典型的诡辩术。所以我们在讨论哲学问题或其他理论问题时，就要注意命题、论证和论据是否都处于同一个平面，是否都针对了同一个焦点。不然，看似讨论得热闹，其实永远不会有真正的结论或进展。



大胡子

有一个老人，非常喜欢留大胡子，花白的胡子足有一尺长。

有一天，老人在门口溜达，邻居家五岁的小孩子问他：“老爷爷，你这么长的胡子，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把它放在被子里面呢还是放在被子外面？”

老人竟一时答不上来。

晚上睡觉的时候，老人突然想起小孩子问他的话。他先把胡子放在被子外面，感觉很不舒服；又把胡子拿到被子里面，仍然觉得很难受。

就这样，老人一会儿把胡子拿出来，一会儿又把胡子放进去，整整一个晚上，他始终想不出来自己过去睡觉的时候，胡子是怎么放的。

第二天天刚亮，老人去敲邻居家的门。

正好是小孩子来开门，老人生气地说：“都怪你这小孩，让我一晚上没睡成觉！”

（高山林）

哲学先生评曰：

哲学是一种理论，搞哲学的人总希望别人注重理论，也希望自己对万事万物都能作出理论的解释。其实这非但不可能，也几乎是没必要的。理论在有些复杂的问题上是不可少的，但在更多的时候，常识却是比理论更有用、也更可靠的东西。故事中的老人从不想他的大胡子夜间如何安置的问题，一切顺其自然，所凭借者，常识和习惯而已；一旦要用理性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他竟弄得难以安寝了。这当然是夸张，但对于过分强调理论而又看轻常识的理论家，则无疑是一个善意的嘲弄。

鉴赏家的选择



宋朝庆历年间，东京汴梁有家书画苑，叫“听石斋”。听石斋的老板“听石先生”是个书画鉴赏权威，书画在他面前一过，优劣真伪立时显现。所以能够在听石斋立足的书画，立时声名鹊起，身价百倍。

书画是给人看的，可是听石先生却是个瞎子，瞎子如何鉴赏字画呢？

靠用鼻子嗅！听石先生有种独特的嗅觉，好书画闻起来清香扑鼻，使人心旷神怡；差的书画闻起来恶臭刺鼻。听石先生每天白开水一杯，凭鼻子买进卖出，生意很是兴隆。

这天，听石先生刚开门，一个书生夹了个卷轴进来。此人叫周润碧，在书画圈小有名气，平日里，富人借他装点门面，他靠富

人装满腰包。

伙计见是熟人，赶紧招呼道：“周先生，又有大作？”

周润碧笑笑说：“有，却不是我的。我受朋友之托，请先生鉴赏一幅画。”说着，展开卷轴。

听石先生坐定，他刚想用鼻鉴赏，忽闻一股奇臭，赶忙捂着鼻子摆手不迭。周润碧的脸立刻红了，知趣地把画卷起来，放在门外，同时，伙计把窗户都打开了。

听石先生好半天才缓过气来，埋怨道：“润碧先生怎么开这种玩笑？”

周润碧赶紧解释道：“对不住，我也是不得已呀。汴梁巨富钱家三公子，是个书画爱好者，成名心切，想请先生美言几句。”听石先生连忙作揖：“您饶了我吧，别把我的牌子给砸了。”

周润碧从袖子里取出一包银子，朝柜台上一放，苦苦求道：“那么借宝店一隅，挂这幅画总可以吧？钱公子愿多出些钱。”

听石先生见对方纠缠不清，就来了气，干脆地说：“行！但钱要足够多——要足够我搬家的。留这画在这儿，我走人！”

周润碧求了半天，一无所得，只得夹起卷轴走了。

第二天周润碧又来了，这回没拿卷轴，捎来了钱公子的话：“三年后，我再拿画来请你鉴赏！”

听石先生心想：这种富家公子，一时兴至玩起书画，但未必真肯下苦功，过些时候就忘了。所以也没把这句话当回事。

谁知三年后的这天，还没开门呢，就听外面“咣咣”锣响，接着就有人砸门。伙计开门一看，街心停着一乘八抬大轿，两旁站立着两班衙役。衙役见伙计出来，递过一张大红拜帖，神气地吩咐道：“叫你们掌柜出来！”

伙计不敢怠慢，赶紧跑到后堂，一看，一壶白开水还冒着热气，听石先生人却不见了。只见壶底压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交来人”，伙计只得拿了茶壶出去禀报。

壶递进轿子，半晌没有声响，伙计那个紧张啊，就听见自己的心跳得山响。终于，壶又递出来，衙役还传下话来：“我们老爷说了，三年后还来！”

一个“还”字，伙计猛地想起了三年前的钱公子。

到了晚上，听石先生回来了，伙计忙问：“您怎么知道是他？”听石先生点点头，说：“三年前的臭味，现在三里外都闻得到了。嗨！当了五品大员就了不起了？看来他工夫是没少下，只是没下在学书画上，而是下在买官上了。”

伙计还是觉得奇怪：“他怎么见了您的茶壶就走了？”

听石先生捋捋胡子，微笑着解释说：“茶尚温，人远遁，足见他的书画臭味远扬。五品大员还要顾及面子，所以没敢用武力强迫我说他好。”

转眼三年，又到这一天。这回伙计没忘，心说：上回是两班衙役，这回不知是什么排场。万一听石先生仍不接他的画，他恼羞成怒，不定怎么收拾咱呢。伙计一想到这，心里就一直七上八下，不得安宁。

谁知一个上午过去了，没有动静；下午过去了，仍没有动静；眼看太阳落山，要关门了，还是没见人影儿。伙计向外看看，不由松了口气，今儿是没人来了！

正在这时，一个青衣仆人抱着个卷轴走进门来。听石先生眼睛好像忽然复明了，他径直走过去，接过卷轴，然后递给那青衣仆人一千两银子，又指指自己的鼻孔，最后摆摆手。

青衣仆人似乎是看懂了，他一言未发，接过银子，转身离去。

伙计在一旁看得一头雾水，问：“这是谁呀？”听石先生紧闭着嘴，只是不住地示意伙计，赶快把卷轴拿到后面的库房里去。

伙计回来，只见听石先生正从鼻孔里取出两粒药丸，长长出了口气，说：“就这么两粒防臭丸，花去我一百两银子！时隔六年，想不到这幅画更臭了。”

见这就是六年前周润碧拿来的那幅画，伙计更是惊得张大了嘴：“既是劣质卷轴，那您怎么还花一千两银子买下呢？”

听石先生摇摇头，说：“惹不起啊，那钱公子现在是吏部天官啦！但我仍让他的仆人看看我鼻子里的防臭丸，让钱公子知道：我瞎子眼瞎了，鼻子并没失去嗅觉，所以买下他的画，不过卖给他个面子，省得一趟一趟来熏我。再说还有一笔不小的赚头。明儿你把那幅画挂起来，非二万两不卖！我出去避避，这臭味儿就是带着防臭丸都受不了。”

“这臭画您不愿闻，难道就有人愿买么？两万两银子啊。”伙计还是不明白。

听石先生说：“这你就不明白了。画是不值这么多钱，但吏部天官的名可值两万，也许更多呢！”

第二天，伙计刚把那幅画挂上，周润碧就领着一群帮闲文人进来了，他们摇头晃脑地对那幅画大捧一通。一些巨商听到消息竞相前来抢购，最后竟以十六万出手。

听石先生自觉遗祸不浅，终身不再品画，只做防臭丸广为布施，以减轻自己的罪过。

（张东兴）

哲学先生评曰：

近日读一位青年学者的小册子，名曰《第三种尊严》，指的是在金钱和权力之外，还应建立另一种权威，那就是人的尊严，其中包含人格和知识的尊严。我对这一说法感佩不已。现读故事《鉴赏家的选择》，深感其与学者之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听石先生本想捍卫自己的这一尊严，又实在敌不过金钱和权势的压力，终于妥协；却又不甘心，于是干脆改行，多少还是保留了尊严。可见，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时，要保持“第三种尊严”，真是谈何容易！但人间又怎能没有这一尊严呢？

聪明反被聪明误



古时候有个叫邓析的读书人，特别擅长辩论，在乡里是出了名的智者，一般人若有疑难之事难以决断，都喜欢找他商量。

有一年夏季，暴雨连月，引起了山洪爆发。有个叫李甲的人，父亲不幸被洪水卷走，冲到下游的一处沙滩上，尸体被另一个名叫王乙的人发现。

这王乙家里很穷，却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料定李甲会来寻找尸体，于是便把尸体弄回家中，等李甲来找时，他好漫天要价，勒索钱物。

果然，没过多久，李甲就闻讯找来了，请求王乙将父亲的尸体还给他。王乙二话没说，开口就要一百两银子，少一钱也不行。

李甲虽然家境富裕，可一百两银子也不是个小数目，实在有点舍不得。于是两人你说好、他说歹，争执不下。

李甲正急得没办法，忽然想起了聪明人邓析，大家都说邓析足智多谋，何不去找他拿个主意呢？于是就找到邓析。

邓析听了李甲的叙述后，想也不想，就说：“哎呀，你着什么急呢？尸体是你父亲的，除了你，没人会要。王乙除了把它卖给你，没办法再卖给别人。所以，你只管在家等着，到时候王乙自然会主动把尸体送上门来的。”

李甲一听有理，就心安理得地回去了。

却说王乙守着李甲父亲的尸体，满以为奇货可居，不料等了一天，连李甲的影子也没有看到，不禁也有些心急起来，因为他需要的是钱，不能老让一具尸体摆在自己家里。可这尸体除了卖给李甲，又没法卖给别人。

苦恼之际，王乙也想到了邓析，求他给出个主意。

邓析仍然不假思索，哈哈一笑，说：“你担什么心呢？尸体是你拾得的，除了你这儿，李甲没法再到别处去买。你只管等着吧，到时候李甲自然会主动再找上门来买尸体的。”

王乙一听有理，也笑咪咪地回去了。

这样，李甲、王乙都把邓析当成了好人，都按照邓析的说法，在家等着。邓析两边讨好，自以为聪明过人，得意非凡。

可是，李甲、王乙愿意等，那尸体却不愿意等啊，夏季天热，尸体很快就开始膨胀腐烂了，弄得王乙家里满屋子臭气熏天，住不得人。

那李甲听说尸体烂了，也急得六神无主。最后，还是王乙熬不住，主动来找李甲，只要十两银子，就把尸体给他。李甲也等不得了，就花十两银子把尸体买回来了。

结果，李甲买到的是腐烂的尸体，王乙只得了十两银子，两人心里都很窝火，一对质，才知都是邓析出的馊主意，于是都觉